

號有風勢。不肯承旨。重繩諸生。以是得無苦。然張公亦且未敢決其事。持兩可之說。以待會王敬等事敗。下獄。張公力上其事。得皆未減焉。初敬出時。氣焰薰天。諸生以士子罵之。與古人烈烈者何異。惜其後更無挺然自當。敢出數語。與此輩辨曲直者。俯首帖耳。反敗儕輩之事。抑何前後之不類乎。惜哉。聞諸四方。可笑也。古之忠義。志定於平日。而氣發于一時。彼無根之怒。豈可一旦而施之。遂以微取忠義之名乎。若然。則陳東輩。遍天下皆是也。當時好事者。遂傳以爲吳中諸子美談。不知乃一時之氣耳。豈不過哉。

蓬軒別記

楊循吉

成化庚子。京師有寡婦。善女紅。少而艾。履襪不盈四寸。諸富貴家相薦引。以教室女刺繡。見男子輒羞避。有問亦不答。夜必與從教者共寢。亦必手自鑰戶。嚴於自防。由是人益重之。庠生某慕寡婦。必欲與私。乃以厥妻給爲妹。賂鄰嫗。往延寡婦。婦至。生潛戒其妻。將寢則啓戶。如廁。妻如戒。生遽入滅燭。婦大呼。生扼其吭。強犯之。則

太學

相傳高皇帝時。初起太學。上臨視之。願學制宏麗。聖情甚悅。行至廣業堂前。偶發一言。云天下有福兒郎。應得居此。迄今百四十年來。學生居此堂者。往往占魁選躋。位通貴。他所不及也。又諸堂中都無蜘蛛。云上來時。見蛛布網屋隅。曰我纔建屋。爾輒據之耶。願呵之。出語訖。而蛛遞從茲遂絕。

元壇黑虎

吳俗喜鬪蟋蟀。多以決賭財物。予里人張廷芳者。好此戲。爲之輒敗。至鬻家具以償焉。歲歲復然。遂蕩其產。素敬事玄壇神。乃以誠禱。訴其困苦。夜夢神曰。爾勿憂。吾遣黑虎助爾。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。汝往取之。張往掘土。獲一蟋蟀。深黑色。而甚大。用以鬪。無弗勝者。旬日間。獲利如所喪者。加倍。至冬。促織死。張慟哭。以銀作棺葬之。

芭蕉女子

馮漢。字天章。爲吳學士。居閭門石牌巷口。一小齋。庭前雜植花木。瀟灑可愛。夏月薄晚。浴罷坐齋中。榻上忽覩

男子也。厥明。繫送于官。訊鞠之。姓桑名神。年纔二十四。自幼卽縛足。小而爲是。圖富貴。家女與之私者。如干人。法司上其獄。憲廟以爲人妖。實諸極典云。

貧家女

燕有貧家女。性頗慧。數歲時。聆其伯母誦佛書。輒記不忘。里有慕之者。以禮聘爲婦。後伯母死。女繼之。誦日久。不輟。文義通曉。專心事佛。不復有嫁意。母恚曰。欲辭婚。聘禮奚償。女曰。必有施之者。母諄女退。未幾。一翁以白金來施。視聘禮倍焉。里人與其家。咸詫女能。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。女曰。全界之恐。亦不得用也。乃作偈曰。業緣休認是姻緣。一念真空已了然。迷時與你爲媳婦。今日身居天外天。天母携金與偈往。遂得辭不數日。聘家金爲盜持去。由是人信女神。靈呼爲活佛。遠近齋香幣。來拜。謀事者。坐以妖人惑衆。收下錦衣獄。雜治之。無驗。移繫秋臺。莫能行。以筐舁至。予適試政。秋曹嘗一見之。鞠亦無驗。勅之嫁。則請死。繼諭之曰。君命也。孰敢辭。遂令邑庠生某娶焉。未幾卒。

庚己編

陸燦

一女子。綠衣翠裳。映窗而立。漢叱問之。女子歛袂拜曰。兒焦氏也。言畢。忽然入戶。熟視之。肌體纖妍。舉止輕逸。真絕色也。漢驚疑其非人。起挽衣相狎。之。女忙迫。截衣而去。僅執得一裙角。以置所臥。簾下。明視之。乃蕉葉耳。先是漢嘗讀書隣僧庵中。移一本植於庭。其葉所斷裂處。取所藏者。合之。不差尺寸。遂伐之。斷其根。有血。後問僧云。蕉嘗爲怪。惑死數僧矣。

續己編

郎瑛

貓王

福建布政使朱彰。交趾人。而寓於蘇。景泰初。謫爲陝西莊浪驛丞。有西蕃使臣入貢。一貓道經於驛。彰館之。使譯問貓何異。而上供。使臣書示云。欲知其異。今夕請試之。其貓盛置于鐵籠。以鐵籠兩重。納著空屋內。明日起。視有數十鼠伏籠外。盡死。使臣云。此貓所在。雖數里外。鼠皆來伏死。蓋貓之王也。

黑廝

黑廝者。陝西按察司隸也。洪武中有按察使。當朝覲詣京。籍其從者名黑廝。預焉。俄一夕病死。使將擇代者。更